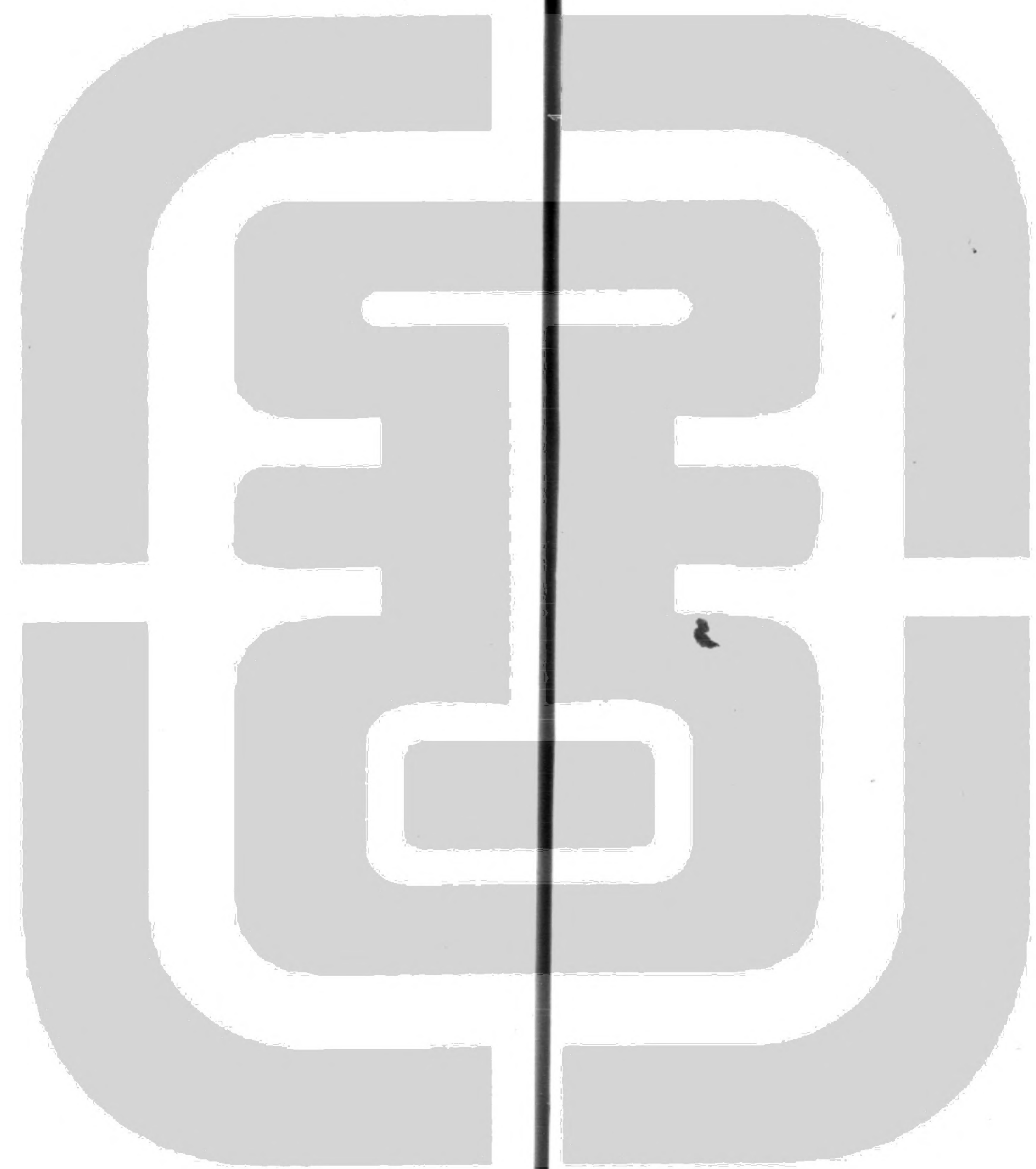




冬青館乙集

卷三至卷四



冬青館乙集卷三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三

釋

璧

同里有得古璧一其大徑九寸質本作蒼色因入土久黃如
蒸栗赤若雞冠漢以前物也已而圖之冊可為之說按經璧
有二一見爾疋此常璧也一見周禮典瑞及攷工此璧羨也
二者不相侔後儒合而一之過矣爾疋璧大六寸謂之宣下
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肉邊
好孔也此宣以起例也如宣六寸則好必一寸二分上下
肉各二寸四分以是為瑗則好必三寸上下肉各一寸半以

是爲環則好必二寸上下肉各二寸此蓋環皆然宋邢
疏不能蓋其義不知此不易之數也今此璧以古尺約得
九寸則好當一寸八分屈其肉與好準之數正相倍蓋古諸
侯享天子與后琮同用者卽此此無可疑者也自後儒牽率
於典瑞玉人而其義滋晦或且疑此璧肉好與周禮不合有
戾於古是未取兩經之文一深繹之也夫典瑞明言璧羨以
起度則非如爾疋之專釋璧者可知故玉人職亦曰璧羨度
尺好三寸以爲度先鄭引爾疋文者不過見好是璧之孔非
言此璧卽肉倍好之璧也自賈疏有兩畔各三寸兩畔共六
寸是肉倍好也之言先與爾雅環相戾此其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夫九寸之璧好必一寸八分上下卽兩肉各三寸六分
合之得九寸所謂倍其好者如此由是推之九寸之環好必

四寸五分上下肉各二寸二分半合之得九寸此則倍其肉
矣由是推之九寸之環好必三寸上下肉亦各三寸合之得
九寸此之謂肉好若一矣由是推之五寸之穀蒲璧好必一
寸上下肉各二寸合之得五寸蓋爾雅說其正度斷不能與
周禮合一如典瑞玉人所說直是起度所用別爲一璧羨似
乎璧而非璧故璧羨名焉此以見古聖制作之精也今更以
賈氏說推之如九寸之璧依疏言兩畔各三寸則肉好已若
一與爾疋背一也再準是而爲環則好必六寸兩畔各一寸
五分則好已四倍於肉與爾雅背二也三準是而爲環則好
必四寸五分兩畔必二寸二分半則好直倍於肉何得云肉
好若一與爾疋背三也三者無一不相反而欲強引其說以
通之亦多見其惑矣然則周官之言非人不知此各有當也

如典瑞玉人所言直是爲起度所用別爲璧羨故曰九寸之璧好三寸以爲度者特以三寸爲起度之準猶易參天之數起於三三者句也楯其兩旁以一寸益上下則中八寸折之爲四四者股也中徑得十折之爲五五者弦也句三股四而弦五此商高之所以奇耦萬數者也故曰以起度也琮以爲權璧以爲度陰陽之義先鄭後鄭義本相輔而豈同於好倍肉肉倍好肉好若一之數哉余舊有是說今得是璧證之益相說以解矣至於璧有穀有蒲而此獨素者穀璧蒲璧子男所執僅五寸與此不侔攷鄭氏三禮圖及崔靈恩三禮義宗均有璧大尺二寸亦不言文此璧徑九寸或以禮天或以享君固難臆斷大圭不琢記有明言又何得以子男之瑞而謬繩以養人安人之義乎唯余以漢慮虎尺及晉尺較之皆

九寸強以近日工部營造尺準古八寸爲一尺度之亦九寸有咫時代相沿尺有贏羨此不足以爲璧病也得是璧者將以備特達之選豈可使其蒙賈疏之僻說晦而不彰作釋璧詒之以諗世之熟洽經傳者

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虞蜀才曰衍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

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秣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

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運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訊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藹之說則同於王

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推衍弼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太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原而非弔詭傳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巖廊尙坐論之資天下亂注意將帷帳美折衝之寄誠以處龍鳳之署則儒雅之道興受熊虎之任則勇略之功奮道有由隆蕙以並立其致一揆不能相強何況拮据陰雨之晨經綸雲靄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侯其禱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盡洛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傳燮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強弱由天昏明存介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倖免或知幾而避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得述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鄧魚臺平寇以前背嵬置軍以後雖沐陽之潰不無少損而建炎之勛於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蹈折檻古

之名將何以加諸洎乎裝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
勇騰甲庫邀刃刃則再上蟻磯擊苗劉而遂下牛渚折中涓
之指觸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犇竄軍中
號孃子之稱猛士有同袍之樂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第一
豈無見哉無何飛遯林泉移情風月鍾鳴漏盡無復往時折
葦燔枯于焉自足烏未盡而良弓藏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
朝之冤獄暑清涼之隱君蹇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
零徒有射雕之慨英雄末路烈士暮年國事如此可以怨矣
爾乃鳳翔發跡起於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燉煌之降將初
則乘二帝之播遷遽圖勸進繼而閉中原之板蕩卽欲南還
衛青爲人奴之餘欒布似狗盜之最攷其議和調檜本無足
觀惟此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溫太真慷慨誓師傅修期悲涼

論世弩挽錢塘旗舉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於帳
後憎而知善有不沒焉旣而鸞起三桃謗生一篋謬託連雞
釀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踐貝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
大雅爲歎息也至於助著赫連臺北功垂禿髮城南韜鈴玉
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亦不過夷甫風流深源故智奚足比
劉琨於并土擬竇憲於陰山哉況待卿甚厚宮中自有成言
歲款仍輸後世不無公論蓋得罪於天下尙小得罪於社稷
爲多方之韓岳不亦遠與至於保安世胄紈袴餘習類條侯
之貴倨作老鼻之驕恣脈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
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節則位
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鴛實異軍中之禽虎爾其賞旣酬勞
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迻而酒高宴此具較

著也然而侯景虞梁代之臣王彌忌晉朝之士礪礪塞上偏
多納級之功殺祿壕邊亦效執戈之義灌夫無術而不遜田
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鮮跋扈之心列
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
七卷杜元凱則姿制慷慨羊叔子之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
而竊比雲長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生爲
世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賈生洛陽之才終童山
東之後屢建奇勳頌手勅君臣之遇不爲少矣蓋由宗澤
拔之於前而李綱薦之於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
牛頭之役電掃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還
烏號於冰天收金甌於河朔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
之念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蝨賊內訌十二金

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推胸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
寧論而且遽請灰釘加之昏椽李廣對中軍之簿斯其時也
鄒陽上獄裏之書徒虛語耳卒之履影弔心酸鼻刺骨圍門
抱痛狴戶含憤南雷旣并日西曹盱眙亦同歸北寺知蓋次
公之枉死將訟汝於天問甘延壽之寃生有容而無地迨至
關河蕩析淮汴崩離五國煙迷三江潮歇天意人事可以悽
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旣本厖筭之成規而太阿未
免倒持復有僉壬之盜枋於姦佞則進之於忠良則黜之於
驕蹇則容之於正直則抑之忠武較斬王爲烈而禍等屬鏤
伯英比平安尤兇而狡同煬竈於子儀則戒於寇恂則戒非
惡惡而不知於精忠則褒於忠勇則褒非善善而不察而乃
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傾倒莫測榮枯徒使金鳧夜出石

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闕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
知其臣論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增寒望丹心而神旺哉

策

籌運策上

海運之說元明用法不一原其大要有二有行之而效者此
全用海道者也元是也有行之而不效者此兼用膠萊河道
者也明是也其全用海道者元自巴延元史作伯顏平江南命羅
璧等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是時剗行海洋沿
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自孟古岱
元史作忙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頗事海運至元二十二年二月
詔運江淮米由海道至京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
運二十五年四月增立直沽海運米倉十月又詔明年海道

漕運江南米百萬石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

始以嘉松淮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至是益博至

至正中以方國珍張士誠之亂海運始不通其道里初自平

江劉家港入海

今太倉

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

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

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

抵成山計其水程自山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以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

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

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

罟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

殷明略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

夫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終元之世以爲利此其全用海道者也其兼用膠萊河道者初巴延開膠萊河道通海王積翁復議廣開新河皆無效至明嘉靖中王獻又濬膠萊故道由是巡按御史商爲正議之給事中賀涇平度州崔旦伯順天撫臣劉應節給事中李貴和皆議之然終不可行其道里須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於麻灣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至海倉口徑直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從海套膠州近淮人呼爲南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呼爲北海自南海至淮僅五百里蓋由海之岸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里蓋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終以馬家濠

分水嶺開鑿爲難訖明之世無有成效此其兼用膠萊河道者也今使由元之制其要有三一曰船自元世祖時始造平底船六十艘其後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艘爲一綱今作幫

大都船九百餘艘漕米三百餘萬石分爲三十綱大率有一

千料者有四百料者又名爲鑽風船蓋南洋利用廣福船一

名蜈蚣船北洋利用沙船卽平底船海中使船不畏重而畏

輕不畏深而畏淺蘇州近洋多暗沙伏途易於膠淺沙船底

平而輕能調餞使鬪風不畏滾塗浪不若北洋可拋鏡猫故

利用沙船也一曰官自巴延命上海總管運糧至京師後二

十年立萬戶府中萬戶千戶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因

立行泉府司增萬戶府二總爲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

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併

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各翼大德七年十一月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給印二八年五月中書省言吳松江實海口故道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浚治其餘如海道運糧鎮撫司以及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官制之不可不講者也一曰人自朱清張瑄以沙民故備知海道曲折且清嘗殺人亡命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十五六次後就招懷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其後如羅璧賈魯皆能勝其任而又嘗以左丞沙布鼎言其弟和必斯及瑪哈穆特丹達漱浦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其行船者又雇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

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此任人之不可不講也由明之議其要亦有三一曰去淤沙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土沙互壅自麻灣以下則全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處欲由把浪廟北古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而地脈相似安知無沙欲築隄約水障沙而海口之隄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海倉口龍王廟之沙已刷復壅而分水嶺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則覆轍之不可不鑒也一曰導清水人徒惜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而不知東郡諸清水雖微而可引大沽河淤壩漢唐以來古蹟尙存捲埽打壩橫遏沽水南下引清水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引膠河水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又引大

壩河小壩河相通入九穴鑿渠五丈引水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過水東行自煤河以達膠河蓄淺淘泉以厚玉皇廟東水勢則地局雖下而可引而濰河雖相去一百二十餘里中閘多高嶺勢自足達而況沙河都泊之清水尙多斯往事之不可不師也一曰置牯壩若沽水已過其南下則水大時可開牯以防其橫流春夏水縮可閉牯以達其清脈使由小牯口入桃河十五里入吳家口而分水嶺之白沙年久積沙所滲陶取甚易置牯障之以隔淤沙又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隄作減水牯以約水北下且河身北之泊身頗高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隄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牯以時蓄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則成法之不可不守者也斯二者元明已然之跡也得

其人皆可以行然河雖安而費鉅海雖危而費省夫會通一河苟失其時未嘗無漂溺之患則海運亦視其所行何如耳

籌運策中

會通河既有所壅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則莫如海運今試以其費與河運較之按元至元二十一年定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六兩五錢武宗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又成宗元貞元年減海運腳

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依當時至元鈔法算之每花銀一兩計出庫二貫五錢則六貫五百文當今銀三兩二錢五分有零矣故邱濬進大學衍義補以爲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雖有漂溺之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如以明末漕運正米四百萬石計之河運公私費米八百萬如以海運止給耗米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六百四十萬矣其便利較然也然而明人猶依違不決其策若必出於膠萊故道而後可者不過以漕運費財海運費人之說介於其中殊不知費財過甚其受害何獨不在人費人有法其受利亦何獨不在民使海運行之而效以其餘力寬東南之財賦其得益豈專在國哉奈何不揣其本而徒

齊其末也且元時一代運數具在自至元二十年始四萬六千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升四合零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一合二十二年一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升二合零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二十四年三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二十五年四十萬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六合零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二十八一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斗六升零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所失細分每石二升二合零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失細

分每石二升一合零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如數二
年三十四萬五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六十
五萬八千三百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二年七十四
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升九合零三年七
十九萬四千五百石至如數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所
失細分每石八合零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石所失
細分每石三升三合零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
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九合零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
四百九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八合零八年一百六十
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九年一百八十
四萬三千三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五合零十年一百八十
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升零十一年一百

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三
升零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
升一合三年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細分
每石七升一合零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
所失細分每石三升四合零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
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七合零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
二十八石所失細分每石六升八合零延祐元年二百四十
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九合零二年二
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五合零三
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八合
零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所失細分每石

三勺零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所失細分
每石三合零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所失細分
每石一升二合零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石所失細
分每石四合零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石所失細分每石九合零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
十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合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
十六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
百三十一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
千一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一升二合零三年三百三
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所失細分每石三升六合零四
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四合零
天祿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所失細分每石

一升二合零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所失
細分每石五升一合零通計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所失除
三斗四升九合者一年一斗六升者一年其餘至九升二合
而止則其明效亦可觀矣所以明末之人亦漸覺膠萊河道
之不可開踵其永樂初年之故舉如山東撫臣梁夢龍遣指
揮王惟精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
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
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上議以爲海運可用而科臣宋
良佐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繼之旋以小蹶輒罷良可惜也然
則行之奈何如籌海圖編載太倉生員毛希秉論似亦可採
先召募沿海漁人竈丁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聞運道如廣
東船能至漳州漳州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

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豈無認識之人則任人宜先務也
繼則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楫
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費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
竹如浮筏然故鮮漂溺議倣剝木爲舟之制上留一竅出納
米糧以油灰黏縫附於海舟兩旁以備不虞則舟楫宜詳
究也至於行之之法或先詔江南有能尋復元人海運故道
者賞有能自備人船海運者每運米萬石給與耗米月糧四
千仍許私貨回鹽永不抽稅仍嚴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
利誰不願運但當自募番客竈丁鹽徒及傍海大戶慣習海
濤者聽其所欲不可強定腹裏則政令宜專一也由是講料
淺占風之法究定盤望星之規詳放洋泊舟之處行之而便
捷倣元之春夏二運固可行之而遲回倣明之三歲兩運亦
可誠有如所謂沙民富而海之鹽盜息解綱省而農之田耗
減運卒休而衛之行伍實者則東南民力所係其切於國計
也豈不甚鉅哉

籌運策下

海道如果可行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卽由杭嘉
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按此事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
以事蹟覈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啓行攷史至元
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京師又二十
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牯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
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
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船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
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

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充運則此時似已有改用劉家港入海之局自後海運之船或泊於此故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尙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澉浦可知故平江之粟反運而至杭若本自嘉杭入海此語不已贅乎雖其後戶部尙書貢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澉浦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至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命

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而還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遼陽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米六十萬石給遼東官軍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入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秭會計錄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於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歲六十萬一千二百餘石則改崑山州爲太倉衛當亦爲此自是海陸兼運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然後命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不復海運蓋淮安亦可入海而薛陳之梗前人已經論及故海道起運斷以太倉爲至計至於交卸至直沽一路元史所云至京師者統詞耳浙江通志之云至通州亦以專指

米石而言其質尙有許多曲折按至元二十四年內外分置漕運二司其在外者於河西務領接運海道糧事而萬秣會計錄云永樂二年命總兵官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則舟重不能全至通州又可知大約南以太倉起程北於天津交卸海船之用如是而已惟史云淮海二道用軍運則與兌運無異當仍設小船以撥運入海耳

國初青州薛鳳祚著兩河清彙內言海運數事其海道不著浙江者亦知浙江無可以起運也然起運不自太倉而在淮安似與元明兩史不合豈以儀甫之精覈而顧疎於攷證耶

或沙水有今昔之異亦未可定此則又在料角之一法矣要其言自徵實非影響者可比其書云程限有二一自淮安一自福建其自淮安者分爲十三程第一程淮安府開船至入套口計三百餘里係河道第二程自入套口至鶯遊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爲一大程第三程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瑯琊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遠望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槎山前投元真島灣泊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第七程自元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

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頭投劉家島灣泊一百四十餘里
用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
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靖子嘴又西十餘里迴避
小杵島遶遶嘴西南遠望芝菓島灣共約二百餘里用東風
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九程自芝菓島開船西六十里
過龍洞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
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
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第十一程自三
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清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里
用東風與東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
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餘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第十三
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自淮安至張

家灣止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其中復有堪泊者四十處迴
避者四十五處其自福建者從水波門由神仙壁碧水屋山
島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一日至長樂港口一
日至民遠鎮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左等衛一日至五
虎廟一日至五虎門開洋一日至王家峪一日至高山一日
至福寧縣一日至金鄉衛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溫州平陽
縣一日至盤石衛過利洋雞籠山自是至松門港至台州海
門衛至大佛頭山至健跳千戶所至羅漢堂山至定海衛至
青門山至前倉千戶所至大松千戶所至遮口山至茶山至
松江府上海縣海套至太倉寶塔望東北行凡用船護送者
三水手護送者六其慮之周算之密似亦無甚難者則水道
之可尋大略不外於此矣至於占視風信之法邱濬引沈氏

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
行舟至於巳時卽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
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然此亦
一隅之見耳如海道鍼經載欲至某地者須先定某鍼然後
以一晝夜分爲十更以焚香枝數爲度以木片投海中人從
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如此則易
柁回舟之說恐亦臆斷總之行海道自有道未便以一例拘
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甚矣得人之宜先務也夫以海運告
人人莫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使運河而善此事誠爲過舉
如其不然則海運亦豈得已哉故大學衍義補亦云先行下
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起
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旣至詢其中知海道曲

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
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
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
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
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
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旣已通習保其決然可
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葢船起運可則行不可則止斯事
也斯言也未始非干慮之一得也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解

笙東鏞西解

詩笙磬同音自來皆沿俗解卽講學之家以爲毛鄭異說者
亦沿孔穎達正義之譌今細繹之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

音四縣皆同也此正漢儒經師之說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罇皆南陳磬卽此笙磬也並非笙
 是竹磬是石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原康成之
 說堂上指瑟琴二物堂下指笙磬一物本與毛公不異自穎
 達作正義誤會八音克諧八音中有竹有石因強爲之說笙
 與磬俱在堂下且武斷以謂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
 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以爲鄭氏八音之證不知古
 人以經注經無一字臆說康成八音克諧句原本之古文尙
 書堯典爲古文堯典八音克諧之下繼之以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葢八音之中磬聲最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可知此
 以見笙磬同音之難故夔當日亦斷斷然一言再言如擊石
 拊石數語既見之於堯典又見之於皋陶謨爲古文作益稷
 按此數句重疊

引之史記尙然蔡傳以爲錯卷者誤則笙磬之爲一石概可證矣所以康成注

尙書笙鏞以閔亦以笙爲笙磬鏞爲鏞磬按周禮大司樂疏
 引鄭注笙鏞以閔說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
 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
 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以閔者堂上堂下閔代
 而作則此句正與詩笙磬同音一理鄭氏專指是石以見八
 音之克諧至妙至當葢唐人之所以分笙與磬爲二物者正
 由惑於僞孔傳謂鏞是大鍾因以爲吹笙擊鍾復造爲堂上
 堂下毛鄭異解之言以通其所不通此不可也若朱子則謹
 之又謹集傳下祇注磬樂器以石爲之不注笙是竹則未嘗
 不以笙磬爲一物若熊朋來諸人之嚮壁虛造又不足辨矣

辨

嵇叔夜未嘗助母邱儉辨

嵇康於魏景元三年因呂安之事刑於東市通鑑載其事曰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母邱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寥寥數語不然之證語旣不了母邱之助不應全屬茫昧旣而讀晉書康本傳亦祇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鍾會素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邱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本末亦未

甚該洽蓋呂安家事旣不甚明晰會雖善譖亦豈能驟殺無辜則甚矣十八家晉書之佚爲可惜也嗣後檢國志文選世說等注見所引各史始能通其說案干寶晉書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鍾會有寵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又魏氏春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據此則呂安特以兄巽淫亂之事鳥獸之行遂波及叔夜晉書旣醜其爲而不書巽名通鑑雖具列巽名而亦諱

言其事後之學者將何自而取徵乎且以上諸史但言安引康爲證嘗疑閨闈之內帷簿不脩亦豈友朋所可援手再致晉陽秋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槌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由是豁然於引康之故蓋安以舊事會訴于康爲康所抑以此爲證否則康雖與安善亦何由而及於難哉且文士傳又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議之口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潔清王道於是錄康閉獄會之譖亦止於此初不聞有助母邱儉之言也然則康

自以平昔有不堪流俗非薄湯武之書觸文王之怒會特巧於迎其機而發之不然則雖蒙浸潤亦何至遽加以大辟故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案本傳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此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邱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裴氏之言如此可謂助我張膽然則助儉云云卽或有此譏亦斷斷無其事因唐時脩史

諸君皆篤於世說致有此謬不謂以涑水通鑑之攷覈亦依違不決第不書此事於正元二年耳而猶循用舉兵應儉之言於七八年之先仍襲世說無稽之覆轍殊不可解且世說言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果如此言全與絕交書中所稱刺謬濤又安能舉以自代不特誣康并以誣濤矣至於李叟入關一書昭明雖俱存趙呂兩家似是干寶因康有絕交書而誤故李善注卽引嵇紹集曰趙景直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仲悌呂安字也此言亦足破干氏之惑矣蓋史家所以致此疑竇者具見司馬氏有先入之言若鍾會所列不過適逢其會新語從而實之慎矣總之十八家之書先亡後人縱欲倒裘索領未易明其頭訖也

攷

菑川金鼎攷

鼎高今官尺四寸六分容官倉升一升有奇三足兩耳蓋上作三環蓋款十三字曰菑川金鼎蓋并重十斤第十五十當是二十鼎款十五字曰菑（一）鼎容一口并蓋重十六斤第六一下一字磨滅似是斗字曩見陶陵鼎作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僅得一升八合正與此同蓋輕而并云二十則蓋之原鼎必重鼎重而并云十六則鼎之原蓋必輕鼎蓋本不一故蓋鼎恒不相應蓋第十五鼎第六是其次也按周禮職方氏幽州其浸菑時康成注菑出萊蕪漢書地理志萊蕪原山菑水所出至郡國志北海國東安平故屬菑川菑川始見於此菑與淄實一水廣韻菑淄通用是也至菑川爲國

水經巨洋水又北過劇縣注引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國後并北海此立國之始漢書高帝子悼惠王肥諸孫唯安都侯志武成侯賢皆封菑川及賢反誅國除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母朝師古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武帝諸父列也其實菑川王非志蓋志已前三年薨也此疑世子之先襲封者否則按諸侯王表又有菑川當是元光六年所封靖王建顏氏蓋失照耳通鑑求其說而不得反因其注之譌而刪之慎矣今以諸王子侯表證之菑川懿王志子十三人皆於元朔二年五月乙巳建始之國一龍丘侯代二劇原侯錯三懷昌夷侯高遂四平望夷侯賞五臨衆敬侯始昌六葛魁節侯寬七益都敬侯胡八平的戴侯強九劇魁夷侯黑十壽梁侯守十一平度康侯行

行字水經注史記皆作衍

十二宣城康侯偃

十三臨胸夷侯奴同日以菑川襲封此外孝武之世有陸元侯何廣饒康侯國瓶敬侯成俞間煬侯母害爲菑川靖王子孝元之世有北鄉侯譚廣釐侯便平節侯服孝成之世有臺鄉侯畛爲菑川孝王子實皆從悼惠王肥分支特不知此鼎於諸國何屬尔唯款菑川下有金字攷水經巨洋水出朱虛過臨胸縣東道元注入臨胸縣熏冶泉水注之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徵明清冷特異中有古壇參差相對今攷廣雅釋天異祥與此正同而法苑珠林六道篇引作金精謂之清明神與精無甚異臨胸實菑川懿王子劉奴分國或者劉奴鑄此鼎以供祠歟然禹貢厥貢惟金三品安國注金銀銅也古兵器皆用銅故曰金革之事樂器用銅亦曰金奏作

於下則銅鼎亦可言金鼎道光辛丑風涇程君蘭川得此鼎
走人持鼎來問略書其見於史者質之至鼎之完好生沙活
翠其爲漢器殆無可疑者又菑字作雷攷武班碑齊國臨菑
正作菑而景君碑淄亦作菑筆跡雖小異漢隸書菑字皆如
此亦一證也

永安計氏甄攷

甄九字曰永安六年七月計氏造以漢慮虜尺度之長尺有
六寸半縱五分之二甄出湖州武康縣之計籌山卽古禺山
海寧僧六舟得之以贈計君二田以爲是計氏之所作也攷
永安有六年則非晉惠爲孫吳之景帝必矣國語越大夫計
然范蠡之師也故張元之山墟名曰計峴山計然居此峴研
然同音又山謙之吳興記曰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計於

此蓋山之以人得名者也自漢歷吳及晉姓計者率聚居是
山今攷湖志孫吳有車騎將軍計昭又有烏程令計荆鹽官
令計企皆永安人孫吳時永安縣地正今之武康則爲然之
裔無疑自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故晉餘杭令計疑安
吉令計豪上虞令計果爲武康人六人皆見董遐周吳興備
攷此聚居之驗也夾溟通志略言漢有司空掾計訓後漢有
計子勳此引應劭風俗通而譌風俗通舊有姓氏篇今雖佚
然元和姓纂所引具在曰漢子勳爲司空掾則是以官名兩
分之不知此卽范蔚宗方技傳之計子勳亦卽薊子訓一人
之譌而分之爲四也故皆不詳爲何地之人唯太平廣記引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然則在齊者人不得其實故譌爲薊在
越者仍不改其舊故曰計此可以義起也且子訓亦焉知非

永安人大抵子訓之先爲然其同時爲昭爲荆爲企其後爲
疑爲豪爲果當不甚懸遠而林寶姓纂計薊兩存者疑以傳
疑亦慎也至徐氏爲吳興掌故言計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
里下有計邨爲計然所居則疑宋明時尚如此今此輒旣出
於計籌山而又值永安六年正當車騎將軍棄官之時得不
以昭實之然有可疑者湖志言昭黃武中爲車騎將軍吳主
亮寵任孫琳刑政日紊昭歎曰尙可苟祿乎哉遂棄官歸隱
禺山司馬懿累召不赴殊不知琳廢會稽王在吳大安二年
於魏爲甘露三年司馬懿卒於魏嘉平三年於吳爲太元二
年則昭之棄官在懿死七年之後無論越境不能召人其爲
疎謬概可知矣萬姓通譜又云昭字叔明見皓荒暴乃棄官
隱居禺山後晉宣帝累詔徵之不起則昭直至天璽天紀國

亡之時歸家去懿之死更遠隔二十餘年以後晉字益倒置
不通非燕書郢說乎唯此輒爲計氏所作則信而有徵取其
可信去其妄竄二田其珍惜之二千年世守母輕擲於瓦礫
而又爲瞽史之所惑庶可矣余湖人詳著之是所樂也

王伯齋拓本攷

硯農藏其先遺王伯齋久矣庚子以粵吳中丞輯筠清館金
石志拓其銘寄之旣而攜其題欸本來可跋按器高七寸半
兩耳寸許銘五字曰王白作寶齋薛氏欸識及楊氏增廣篆
韻均有之薛甚拘讀齋作鼎尤謬王字楊作缶三畫均下畫
兩頭上仰爲王無疑白字亦同作伯廣川說周人二十加字
五十轉尊直舍字以伯仲別之般人無字見者長卽稱伯次
卽稱仲此非般器爲生時所用飲食故不著名猶仲作父丁

寶尊彝仲作辛鼎上二字例也周沿殷制豈必盡異左傳襄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而楚有王叔學鄭有王叔明唯
王伯不聞命氏避大宗也至生時或不同此又何事著姓舉
國稱諡紛紛自亂其例且唐世系表周靈王子晉以直諫廢
人號王家因氏焉此姓纂所同又京兆王氏爲文王少子畢
公高後有此二族亦不爲孤證至盞字說文玉篇均有之唯
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篆韻錄目於盞盞下題曰盞王伯盞
與趕盞同列雖無有說似也蒼籀制字建類爲首曰母因義
諧聲曰子盞以皿諧齊皿或作鼎隨建引類不足異猶齊从
草麇从鹿麇从虫臍从月不聞讀齊麇麇臍爲什鹿虫肉也
唯說文玉篇盞字入皿部然非皿聲禮經盞字多作齊亦作
案周禮盞字六朝人無讀近皿者若謂改皿爲鼎則古人隨

所造字金玉木石因意而寓李登撫古遺文亦作盞與案案
盞盞四字同列若母子既紊失制字之原矣

攷說文齊部有
一盞字但凡建

類而字不多其字必左右聲皆相近如員部𧣾華部𧣾青部
靜之類豈所謂獨天不生故盞字不以入焉然盞字从鼎音
義兩窮如以有足尤非据傳雖有方鼎亦豈以足也易鼎象也

初爻似足故曰趾然大象以木與火與爲木非以股也故制
字上从目假象以離下鼎乃木字析其中豎以从與義以爲
足慎矣至許氏以爲黍稷在器因以廩廩推之則生前所用
自不得不與皿異但審圖足既非四而三與尙功所見別是
一器毋強爲同也

再書王伯盞拓本後

此器所見異辭眞實各半因思五經無盞字其見於說文周
禮者亦作齊案解非似薛楊以器當之然則是合字猶晉姜

鼎西夏之聘王子吳鼎劍鼎之財乃命鼎二字後閱復齋之言先得我心是知後人欲勝前人亦未易也

瞿少師臨桂郡侯行軍章攷

攷留守自給事中以錢溫爭枚卜家居南渡後代方震孺巡撫廣西得偕何中湘擁戴永明監國肇慶進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復以桂林文昌門之捷晉少師封臨桂伯諫西幸賜精忠貫日之章嚴關既陷乃端坐府中同總管張文烈殉節流離困阨直與文山同傳此青田石印蓋在軍中佩用一時小朝廷不及鑄鐫草草如此然讀浩氣吟知有小東臯之築未嘗不好整以暇也至跋署澤國遺民於丙午爲康熙五年距勝國未遠法網綦密此不過平江百里間人以當日在灘者證之不爲金澹歸吳稽田必是吳江楊碩父碩父名執留

守幕士也以功授禮部郎性慙言人休咎殊中人目爲癡留守致身衰絰挂紙錢滿背窅窅然哭於軍門四日得屍與文烈同葬於風洞山印或得自轉手假漁人而匿姓名大抵忠義之士每多隱惜似此者亦衆矣以余所聞如堵牧游之十癡魯釗洞庭山人癡於哭而卒歸堵櫬黃石齋之門人陸自巖藏忠端身首植黃石爲記或曰無錫侯鼎鉉也彭觀民之故吏杜鳳揚大器殮屍石函瘞章貢臺下墮鐘記之復潛藏百家村中金正希江文若之閔遵古蕭倫僧海明洪瀾見魏叔子文王篤菴之甬上六狂生張鯢淵之間性道及汝應元謁帥府乞葬故主帥怒則曰山僧本戴頭來葬而就戮可也卒亦火葬蓋不一而足也其他輿臺方外更難枚計則碩父似可信石高寸許廣二寸上不爲鈕鑿四孔便以佩帶旁鐫

跋四十餘字楓涇程蘭川貽硯農得攷之如此

冬青館乙集卷四

烏程張鑑秋水

文四

記

明錦衣千戶謝庭循畫杏園雅集圖記

杏園雅集圖者明楊東里等所作於時爲正統二年乙巳當明世極盛之會而諸君子事業多有可觀盈廷衆正德如羔羊讀書者尙可想見也嘉慶乙丑七月中丞師旣以梅林平倭圖命攷客有以卷求售者並舉以見示圖凡九人其爵里後序不甚詳因各撮大略至其事蹟載於明史者不著也按杏園不見於日下舊聞則當日不以園著可知明史宰輔表自宣德六年金幼孜卒閣中惟有三楊柄國者幾十年此其

所以爲盛也今以圖中所列之詩次第攷之三楊者文貞以居第目曰東楊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人初薦入翰林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以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晉少傅圖中烏帽青袍面方下微銳須不多亦不白中坐凝思者是也是年七十四歲年最高而爵最尊故以爲首文敏曰西楊名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加工部尚書蓋明制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爲尊至宣德五年晉少傅職官志少傅正一品輿服志一品緋袍服繡仙鶴圖中團面濃眉微髭左顧朱衣鶴繡者是也是年六十七歲文定曰南楊以自署郡望是南郡遂號爲南名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洪熙元年七月以太常卿兼學士同治內閣事宣德

九年八月晉禮部尚書仍兼學士圖中朱衣服繡右顧鬚多而白娑娑然出老態者是也是年六十六歲次錢文肅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翰林宣德元年進侍讀學士職官志侍讀學士從五品今圖中青袍據几執筆構思者是也是年六十四歲次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宣德中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圖中後至者紗帽青衣長面少須者是也其年紀不可攷次文毅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授翰林宣德五年遷侍讀學士圖中後至與陳德遵左顧而談骨立鬢植藍袍服繡稱其剛鯁之容是年六十四歲次王文安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德中以右春坊大學士遷少詹賜麒麟帶圖中青袍持畫斜睨

者是也是年六十二歲王文端直字仁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圖中藍袍側坐方面修髯史稱其儀觀甚偉有以也是年五十九歲二王亦以地居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蓋諸君子同在一時其歸沐相於者有素也其末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宣宗時由諭德進左庶子圖中後至獨行而先青袍少髯者是也其年亦不可攷史但稱正統初年卒不知其在二年後也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楊者二楊又以同年爲同官雅集誠非汎然者他如畫手謝庭循史不載其名姓惟畫苑載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庭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戴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

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宣庶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視疑卽其人惟廷與庭爲傳寫小異而當日待詔仁智殿者率皆授錦衣百戶等官見於稗史則款署錦衣千戶亦卽待詔之流也時七夕後八日曉起記於武林節院

若雨先生畫象記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

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頽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沈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鑑嘗揖主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士也蓋善弃之翌日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橐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于後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於人唯全謝山南嶽和尚退翁弟二碑著其大略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退翁姓李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

西山葛孝婦剗股記

具區七十二峰縹緲爲最高左包山石公右大小龍渚水木

明瑟古人於此銷夏有以也道光元年余來游主於葛氏詢其地廣輪七八十里耕堡未及十分之一貧者仰資果蓏而粳稻所入不過支數月之糧富室多游楚粵縱極山水清娛無有安居一室者此則地氣有以限之也會吾友葛香士以先墓石請表因知其世有潛德若孝婦者不可以弗誌也孝婦姓吳父劍雲居明月灣爲著族孝婦生而婉順年十九歸於葛爲息凡先生配舅奉直君先客於楚以有勞瘵俾其子繼志焉故自孝婦之來養殮并曰悉以一身操之久之舅未瘥姑痢復作孝婦晨夕奉湯藥維謹雖浣滌幫踰靡不身任匝月姑疾益進醫以爲死不治孝婦悲哀失措念世有以割股療親者遂扃戶默禱手利刃剗臂肉扶服淪而進之姑口噤則勉飫之當是時婢女侍側者但聞異香滿室相顧以爲

神佑不敢叩所進爲何劑也自是疾漸愈孝婦乃益束其臂
卽潰爛不使人知事後踰三十年其子婦見癢痕從容問之
乃始言世於此知婦之賢孝有不可及也他若持家脩整動
以禮法嫺黨莫不知昔仲由之孝以貧自傷若葛君之遠游
而卒以虧體累伉儷非西山土瘠民稠亦曷由至此哉今其
子香士不勝銜恤欲請之於朝終裕成例夫聖人中庸之教
以毀不滅性者爲守身事親之本君親初無二致沈河掬蚤
古之人何獨不然許止不守嘗藥之文春秋比之逆惡然則
禽息碎首宏演納肝君子宜有取焉誌土俗所以告後之采
風者

木瀆葛節母陸宜人綽楔記

西山葛氏有孝婦嘗割臂以療姑疾余旣文以傳之矣其宗

有遷於木瀆者則婦之庶姑也道光元年過其嗣樂琴書屋
將伐石爲坊遂以禮請誌其事母姓陸氏蘇城人其歸葛爲
月波贈君之筵也纔十五歲時贈君年且逾六十元配韓宜
人前歿母事贈君加謹五載生子煥悌命名之日親朋來賀
者贈君指母及子曰吾衰且病恐未及見其成立他日以養
以教能以一身兼之者非母是賴與蓋贈君有嫡出子二皆
遠游於楚未嘗一日居其家故以此爲憂旣而謂母曰死節
易撫孤難爾盍爲其難乎母則泣應之曰諾及疾革母哀毀
幾絕然恍於初命凡所以教其子暨襄冢婦理家政靡不勤
瘁交至每攜紡織就篝火課煥悌讀爲講方名與數日必午
夜乃罷見有惰容則流涕曰吾所以不卽死者誠冀汝成立
以答前人於地下耳汝今廢學其以予爲忘前語乎久之爲

娶婦并嫁女皆士族具有法度煥悌嘗游湘潭歸爲母五十稱觥母不懌曰此無益費也曷節之以調親黨蓋母歲時以錢粟濟人者至不可枚數云嘉慶十九年八月丙戌以疾卒年五十有二先是以煥悌援例布政司理問
敕封太安人明年請於 朝給帑旌表若葛氏者閨門之內仰事俯育皆可謂盡善者矣在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解者曰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鼎初六鼎顛趾解者曰處鼎之初將在納新至於坤之六三其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解者曰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婦得終夫業然則彝倫攸敘其通變宜有道焉三善備而母處貞字弱之義益以著孰謂易象幽深不可以測常理哉既作兆壘食爰以某年月日綽楔於某某之原用撮大略刻於兩植亦古人橋旁表柱之遺意也

蔡孝婦陳氏割股記

孝婦姓陳爲浙江撫標中軍丹徒蔡廷樑之子長清婦廷樑以武進士改侍衛爲參將遂得今官嘉慶九年冬廷樑病孝婦視湯藥惟謹既而廷樑卒孝婦亦病人以爲勞瘁所致然終無所言迨疾益篤女侍疑牀第聞多腥惡之氣乘其怠薄而觀之始知其割股以療其舅并匿不使人知以至於斯也未幾孝婦竟於嘉慶十年某月日卒噫異矣夫割股療親例不旌卹此王者體先聖毀不滅性之旨特不以是爲勸耳不聞以此爲懲也且人不難以死事其親而士大夫立身行義至臨大節不能自主豈趨避熟而忠孝衰歟抑亮明白之節固不若匹夫匹婦之發憤有如斯歟昔宏演納肝見稱呂覽子推割股不絕韓詩豈於孝婦而獨有靳焉爰綜而述之孝

婦年二十歲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父魯瞻士族也亦使後之人不至歎世典之咸漏焉

重修南潯東藏寺記

環鎮五六里竈煙數萬家其中香林梵刹不下四五十區求其規模宏遠讚唄精嚴率以東藏禪寺爲稱首寺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不知所昉相傳明嘉靖間里大家董氏爲之綜覈賴以不替殿前樾珠一本猶蓮池手植自文字散亡碑碣漸滅莫能是正也

國朝康熙中衆紳士敦善樂誠興作之餘兼行施構則吾先伯祖悔脩先生實司厥舉至今佛座勒名可攷余年十五六時值薪公自遠卓錫暨徒禹公戮力支梧俾毘盧後閣燬而更新尙憶歲首瞻禮薪公必設果餌雪頂龐眉儼然尊宿其

後遞相遵守不增不減僅遺香鑿田九畝及薪公之徒東公續置田一畝零充淨供而已洎乎嘉慶改元今竹峰達公拂衣雙樹仔肩大法祖禹公僧臘旣高西首之際嘗詔之曰薪禪師一生功德而貞珉不曜此未了之業爾其誌之則應曰唯旣而達公戒行苦嚴日益精進遠近向風慕道雲行水至舍粟布金委輸恐後由是改山門於舊址南數十步廡東新屋十餘楹徑術矩立繚牆完固肇作於嘉慶某年月日落成於道光某年月日崇像設做法筵絜齋漏通井匱斲木塗金百廢具舉計用人若干工用費若干兩尔乃龍象琳宮化現涌出緇素之侶鑒其精誠旣立方丈遂興道場每歲栖流挂單禮足者以萬計達公心懲往闕追念前塵介溫君稼生踵門乞言以書諸碣余以不文辭兩年於茲復申前請夫周禮

遺人廬有飲食路室候館準是以求則吾儒經濟淪在叢林
豈可數典而忘其祖譬諸泰西天算華嚴字母聖門六藝散
於四裔苟緣達公之用心推而放諸蠻序將烏程義學有五
其一在潯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昭往蹟以厲方來殊塗同
歸不爲無補允宜濡豪牽連舊事以傳久遠十年正月

重修梅堰顯忠寺記

梅堰與雙楊接壤當震澤縣頓塘之衝首受浮玉山水迴汀
複渚處處皆松宮紺宇昔柳待制貫爲雙楊永樂寺記歎葭
茨間水鳥樹林各具勝概有以也顯忠寺在梅堰十九都蕭
字圩地閒曠相傳宋初爲王樞密祠基先是祠基西北不三
里有唐清涼寺僧徒衆于陘隘元大德中道勝禪師遷於此
立今名已而顯忠戒行益修明洪武時更并其旁戒定禪院

自此院落崇深雖經修建碑碣不存嘉靖丙午吳孟剛等重
修參議史公臣爲之記亦僅誌歲月所可證者寺北院舊有
歸雲樓樓前柏樹一大數抱高廣五六丈蒼皮黛色拔地參
天父老言元祐中僧智仁初種巨石盆歲月滋深一夕大風
兩根條悉溢盆外面北尙露盆一角不知其爲祠基之舊歟
抑自清涼遷來歟清涼故有塔而圯此柏從元至今題者比
諸鄧尉之柏因社其有呵護作顯忠之喬木歟寺旣閱數朝
康熙壬辰僧定卓修後百卅年椽角崩壞風雨不蔽佛象露
處過者嗟歎里人王君之佐偕檀越倡修羣情歡洽出粟布
金鳩工恐後法王兩殿山門甬道旣悉從修舉更於寮房後
闢藏經精舍以貯明僧文察一水舌血書楞嚴經全表經多
名人題識余亦曾書其後焉當版築之初遷陽馬發陰蚪洗

多言會乙集卷四
視正梁之眷則系天順辛巳重建是雖不必信此而訾彼然亦不必信兩志而棄目驗矣始道光己亥冬訖辛丑秋落成縻白金二千餘兩丹雘不侈水木加茂法輪慧炬庶永永勿替云且古來精藍記苑傳在人間以有文字爲之壽也待制所云今猶昔者於是衆介王君乞墨於石用采舊聞俾後之誌煙水百城者得有所稽證其慮事及出錢者姓氏亦備書焉

湖濱崇善堂仰止祠記

吳越之藪有具區書以爲震澤禮以爲五湖李唐乃合而名之曰震湖今則入江南者爲震澤縣入浙江者爲湖州府蓋去古彌遠也崇善堂之設當淩港之中迤東屬震澤得其九迤西屬湖州得七十有二淩波冒隄回湍雪轉風水一逆舟

楫爲虞行旅苦之長老相勸救生之要罔有六椽經費不貲猝難措手雖有忠信之行湮鬱而不宣也久矣嘉慶道光以還海宇昇平沐浴

醲化土著諸聞族聯袂以升或屏藩大省或飛步瀛洲以暨兩省富室之彥追念前言咸來薦力競出金錢以襄厥事既詐書於崇善條規夫始之無貲今有其時將昔人一言之留千里之間均沾愷澤不亦禱歟於是就崇善之旁薙草開林首營呂祖殿以昭靈貺殿前爲栖雲堂殿後爲枕湖樓堂之右度地三楹翊以文櫺限以環堵鳩工庀材無侈無偏門序庖漏隨地而足聖艘粗完集職司者而議之曰古之存遺愛者思其人至其鄉敬其樹故曰生有益於人沒可祭於社茲今之舉非前哲之詒曷克臻此僉曰然飲水思源烏可忘也

遂相率首奉諸粟主安於其中續飲之家咸依次耐焉顏曰
仰止禮也昔在有宋敷文閣學士蕭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
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乃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
名爲蕭家渡此前事之資也不第於此又蔡襄以母老求知
福州開古五塘及徙泉又梁萬安渡昭昭史冊者如此然則
諸家子姓能持之以誠輔之以信區區一隅不足限其所到
夫儒者事業蘊之則爲道德發之則爲經濟苟沿而不知止
異日者馳驅國事施及四方不基此歟彼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芬乃古今通義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
論衡曰祭祀之義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
崇恩此物此志也若夫良辰吉日羞其溪毛蠶俎莘莘禮儀
秩秩顧瞻棨榭升眺清遠右則蒼弁干仞高霞翼峰左則澄

湖一碧萍牀如簣秋風起而北渚颿開雁路正長春事作而
南陌冰融雜花生樹非皆祠之勝概也哉由是四序推遷晦
明遞變八窗洞啓涵青澄練茗醖香鑪閒中迭薦殆圖牒所
不遺亦棲游所不馱足垂久遠矣矧在晉楊泉賦有言頭首
無錫足躡松江負鳥程於背上懷太湖於當胸宛恫瘝之在
躬舉羅而登諸衽席故曰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先哲有焉又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之人可無勉旃落成之日當刊樂
石謂余桑梓故里粗嫻畺域乃來徵文辭不獲已且松楸在
彼夢寐勿諼他日過之鏘洋遺烈用敘顛末以誌來者

人與之青來草堂記

黃主如製圖說

去鷺脰湖之西水與頓塘相接有小聚曰梅堰桑麻鋪茶水
木明瑟葢地近太湖望洞庭兩山不甘里而遙有隱君子曰

虹橋王君者同年瑩齋孝廉之兄自幼遠榮利愛山水與名流結黃花社日夕觴詠其間嘗至支硎識先世所交寒石上人與之游余識吳門黃主政堯圃錢塘倪茂才米樓數數稱之中年於所居東偏拓地數弓樹花帖石築一堂以爲子姓讀書之所顏之曰青來其東南有小石坡上植松一本時登其椒以戒後人曰此處置一閣以眺遠亦未爲不得也然竟未果已而其長嗣硯農徵士與余交告余曰此先君子之所偃息自謂頗幽勝而無有記之者誠得一書其事則幸甚然非身至其境恐不能得也因邀余過游至於再至於三余以風痺率謝之今年秋復申前約肘生柳又不獲命駕然其請益堅無已卽吾鄉吳穀人祭酒所述君之行事以反復推明之夫君子之澤延及後裔此常理也而於詩教尤深是堂之

名非第兩山排闥之謂蓋有微旨焉今羣從子弟如硯農臺叔輩雍雍愷悌皆有能詩聲以鵲起於時育堂育構復振其墜緒增治升眺之閣陸布衣鍊簫名之以清遠繪爲圖以徵詩於名宿非陶淑於興觀羣怨之訓仰承其前烈者哉然則卽不涉其地其教可知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此來之說也鳧鷖之首章曰來燕來寧則福祿來成其次章曰來燕來宜則福祿來爲其三曰來燕來處則福祿來下其四曰來燕來宗則福祿來崇其卒章曰來止熏熏則無有後艱福祿至此殆無所不來矣是故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在泰小往大來吉亨來之時用大矣哉若夫陰雲解駁遠岫列窗往者如彼來者如此譬之去驕泰則莊敬來去澆漓則醇樸來去燕僻則直諒來盈天地皆此物此志兌命曰敬孫務

時敏厥修乃來舉目前之景色無非興起其咨嗟詠歎之思
躋斯堂也其亦可知教之所存矣君諱盛烈字大猷以例謁
選官有日矣舍之去嘗過東林山樂其邱壑有詩刻入山志
識之心他日當盡求讀之必有以證吾夫子正牆面而立之
說者則此其一端也用書以爲記己亥十一月

栽雲仙館記

湖濱有隱君子曰王杏園翁年八秩自少敖遊四方已攬止
足之分歸家於雪埠築室一區顏曰栽雲仙館地不百弓屋
後有平仲一本輪囷奇古旁植杏樹春風乍至一色如雲翁
挈嗣君婁娑於綠陰花影之間人固有不能不擬以爲仙者
道光癸巳秋介其客屬爲之圖而記之余延客而叩之曰如
翁者殆卽以栽雲寓其教育之思歟翁兩文度皆英彥克自

樹立長雪巢方承榘矱食舊德譬諸卜歲者杏多實不蟲則
來年秋禾必善次霞卿韶年奮跡執圃唐進士初宴聞喜以
年少一人爲探花使集必於杏林深處翁雖隱者其誘掖固
有在耶客曰是固然也然而翁意與哲嗣之心尙有進於是
者余於是俯而思仰而有得余聞翁之處家也和而甚仁自
與其難弟醒菴稱友愛每遇歉歲輒爭先捐粟雖千百斛不
止昔有仙人董君異居廬山爲人治病病愈令種杏數株鬱
然成林杏熟又令以一器穀易一器杏因復以穀賑救貧窮
然則翁之治生猶以醫得杏以杏易穀而以之濟人翁之寓
意豈異於是抑又聞之仁者必壽今翁年七十有九矣兩君
之肫肫膝下豈無有以荅堂上之意者嘗讀方書左慈訣有
杏金丹卽杏樹下取實炙而爲霜服之壽二千二百歲古奚

仲呂望彭祖皆煉之彭祖曰甯可用此藥不用封侯甯可見此方不用封王今兩嗣君得無以此爲介雅之資歟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春秋佳日時行花底而左右撰杖有人稱意之枝千金之藥相映於難老泉邊延年菊畔卽指以爲洪厓浮邱無足怪也客曰是皆然也遂書以爲記

見山樓記

瀕具區三十六樓港其九在蘇之吳江其二十七在湖之烏程程大昌修湖漚記言之詳矣自西迤東以吳漚爲入蘇之首震澤王子雲舫從雪步來居於此先是嘉慶八九年間其尊甫醒菴君築樓其澣曰見山其時籬落稀簡規模近狹久之茨室鱗接樓爲鄰屋垣墉虧蔽山色轉匿雲舫承前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經營三載始拓而大之於舊址後增

高若干尺由是前所見者見前所不見者亦見竇道光之十有三年也欄檻軒爽簷構崇煥以謂是不可無記將識其歲月就余謁文碣而樹其下余惟生人之學貴能因其基而居室之善尤宜延其緒斯有堂有構之見儆於書也吳漚余舊經行地顧習熟焉初樓之廣度不過十笏其高稱之湖中與樓相望者包山亘其西莫釐繞其東三山萍浮黛合遠不越大小雷而止今則不然吾聞東南名巒之著於古籍者天目竇跨有數郡山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說者以酈道元之說證之謂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山陰谿水入焉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蓋所謂苕水也匯雪水自西而東故太湖南岸之流皆浮玉谿水之所演漾也是則攬全湖之勝挹萬仞之高千里奔赴若

在几席非斯樓不足以捃其要矣雲舫籍成業凡圖書之富
金石之多琴薦香鑪之美日夕薰染暇則敞明蠡之格啓文
杏之窗煙水際天雲帆上下四時變幻莫可端倪名流過從
談藝不已學益粹聞見益博非成斯樓之助歟吾聞孝子之
爲親度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者卒莫敢舍
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也使其視世爲不足居而
忘之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達有大
小忘有輕重則於斯樓也直吹劍首一映而已其復能爲之
加意也哉然則是舉也豈第式觀瞻亦將有以厲風教不徒
頌三槐於世澤矣癸巳八月

種蕉盦記

晉唐人學書甚摯洗墨成池瘞筆作冢於織波濃點之際獨
無籍於紙素者得二事焉鄭廣文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
日往取肄書歲久殆徧僧懷素貧無紙可書於故里種芭蕉
萬餘株以供揮灑號所居曰綠天庵是二者世莫不知也王
子雲舫幼喜臨池旣壯用力不懈月異而歲不同乃葺所居
之室顏曰種蕉盦而屬爲之記或問於余曰以前所言則柿
與蕉皆可樹也王子席豐裕何慕於草木之細又必取易敗
之物則豈得無一說以處於此以解世之惑乎余應之曰有
今夫用智不紛乃疑於神人之取償於世者多則才或不固
物之待用於俗者衆則質必加疎子獨不見夫柿乎柿有七
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
葉肥大所資廣則取貨愈繁必有與吾爭給者而吾之學由
是而不專昌黎之論旭以去外慕而樂終身者此也今夫蕉

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餘二尺許
花如杯不爲人所常食根似芋魁間入藥而已而紡績之用
不甚著不能與苧葛爭價則見棄於俗可知唯於世無用乃
藉以爲予筆札之資其於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
無所嗜而後於道大適彼外慕徙業者非旭之心亦非吾雲
舫之志也雲舫居湖濱去城市遠而盦又在所居之側花藥
紛羅琴書閒靜時步湖上遙山如騰禽魚沙鳥俯仰皆足不
特書法日益道上人品之簡適將自此而進四方游道之士
有不爭趨而遐企哉或人之意旣釋余亦樂爲之記而附以
傳焉

錢氏敬儀堂記

五代吳越世家其表忠世裔之繁散居大江南北者殆不可

以千億計自宋迄今科名勳業甲於寰區就吾潯以論亦代
有聞人也怡齋司馬與其弟省齋理問以篤厚啓家儉勤不
怠子若孫恂恂誦讀世共知其德澤矣茲仲子薌苓別駕復
以宗庶出嗣理問勤育堂構克承先緒因舊居褊陝推友愛
之道抱沖約之風於宅旁得地甚閒敞闢而治之去其朽蠹
加梓材焉凡若干楹丹雘輪奐不侈不陋經始於道光癸巳
至辛丑秋落成前抗通衢後阻流水圖史紛列花竹駢羅爰
顏其堂曰敬儀介友人乞爲之記夫燕詒庭誥攜擇以書則
不可悉舉容有近於無稽不若就余所聞於簡冊者可以見
世美傳芳後來表式厥有由然且靈芝簪被丹青式煥可勿
重言至若宣惠巖夫之公直學士醇老之淵篤忠肅處和之
正論文惠友魏之通儒檢閱子是之宏偉忠靖伯同之惠政

博士遂初之遺榮愚溪大年之謹行此風裁之存於宋世者也元世如鄉貢舜舉提舉思復風流文采亦有可觀洎及前明守先則學諭允一通經則南塘允如質醇則廣文孟書遺愛則脩撰仲益潔志則文肅習禮辭老則紀善靜能清廉則參政景寅廉介則偃師孝常輕財則竹深理平內行則工部士宏事師則刑部洪甫老成則參議君望敏達則善化季和納諫則太常懋垣此卓行之存於明世者也凡二十餘人其他天崇以來又不可勝述嘉言懿行洵可儀矣抑又聞之儀者法也則也萬物之程式也禮鄉有三物知仁聖義中和此儀之徵於德也孝友睦婣任恤此儀之徵於行也禮樂射御書數此儀之徵於藝也先正能越其範圍哉誦清芬而詠駿烈與服先疇而食舊德其致一也抑之詩云敬慎威儀又云至後

夢好樓記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衛武於耄耋之年勤脩自儆故浸昌浸熾延齡滋大今別駕取此以爲監則其縣基衍緒其奚可量昔子瞻銘三槐而知福之未艾不以此歟別駕曰是固然也敢不敬承之以荅良規我將鐫諸壁俾後世毋忘論是歲冬至後

周官太卜掌三夢而列子六候與經不異三曰思五曰喜其爲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一也里中有沈默之士曰董子鑄范讀書志古不慕榮祿於書靡不窺而猶病其藏家之少閱市之淺顏其所居之樓曰夢好棊几竹榻百城南面以寄其深愛篤嗜之思俾同志者爲之歌詠焉而屬余記之鑑因而告之曰如此者非所謂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者

邪吾觀世之樂狗馬聲色者非僅儕夫狗馬聲色已也必將有取於韓盧宋雒追風躡影羞花沈魚雖不得亦形諸夢以爲快則子於書亦豈邨塾免園冊之所能錮又豈七錄四部之所能匱其求則吾將由子之夢以窺子心矣今夫經至蹟矣自宋歐陽氏信齋然日本古文之說而後之託安國孝經以暨毛漸三墳豐坊魯詩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撥灰縮粕神游域外必將有遠駕乎皇侃論語義疏七經孟子攷文之足貴不大快歟史至淆矣自曾鞏劉恕校祕閣諸史之闕而後之補逸漢書廣搜十八家晉史以暨重編季漢更脩西魏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推幽鑿險心越恒蹊必將有親獲乎謝承後漢書路振九國志之完美不大快歟子與集又至紛矣自庾仲容子史鈔沈約袖中記之書失傳而後之破佛髻

掘智井以暨補綴北堂書鈔摭拾晏元獻類要不一也以子之夢其必奉翠集腋察盡豪未必將有徧及乎文思博要韻海鏡源脩文殿御覽之間見側出不大快歟昔鄭人之言夢一以爲真一以爲假今吾且以子之夢未必假而余昔之遇未必非夢也曩在琅嬛仙館曾夢見夫鹿矣校

文瀾閣未收之書得百有數十種中如魏了翁禮記要義張洽春秋集傳楊仲良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史炤通鑑釋文蕭吉五行大義王象之輿地紀勝錢颯回溪史韻楊鉤增補鍾鼎篆韻皆非世所經見爲皇清五閣所未掌錄心欲鈔其副而苦無力然則余之校不過一夢而子今之夢又焉知不爲得鄭人之鹿者邪長水朱氏之撰經義攷也仿開元釋教錄之例分存闕佚未見四目

而近日之溢未見而散出者已不可枚數又焉知後之不足
飽子之夢特恐專心致志忘寢與食至乃夢與鬼爭義如崔
伯深者余且爲鼓掌而笑於其旁矣鑄范名蠡舟烏程人爲
余同年雲帆先生子世家舊姓近見其藏書目所得益不少
矣遂書之以爲記

金山錢氏守山閣藏書記
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官以築海塘
議伐石別駕錢雪枝尊甫持論爲無益開則民廬墓干計徒
被毀掘命雪枝倍其輸以告當事得已由是閭里相與慶於
路乃構宗祠於麓復爲閣以貯藏書顏曰守山蓋自其祖羽
章先生來居此垂二百載冀與此相守於無窮也吁美矣夫
古今藏書能讀與爲子孫計者都有藏者不傳而能讀者傳

藏而能讀不盡傳而身爲善者傳自然之理也能讀而傳者
二家江右晁氏得开度憲孟五十篋合舊藏二萬成郡齋讀
書志吳興陳氏因仕莆田傳錄鄭夾漈及方林吳三家五萬
餘卷成直齋書錄是二者以有錄也近則棗竹堂傳是樓澹
生堂千頃堂絳雲樓但有目不過爲夾漈之續惟虞山事稍
著然蹈不韙絳雲之燬殘帙皆歸同族因有述古堂敏求記
人笑其指遺燼給世曰是謝承後漢書故藏書不可不好善
也漢河閒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而留其真此必先
有爲善最樂如東平者此所謂被服儒術也不然六朝沈隱
侯藏卷及十二萬且多祕本張昶龍山史記注世所未見史
言其聞一善輒如萬箭攢心他可知矣宜其爲子孫計短也
藏而身爲善者其惟新喻墨莊乎宋工部郎劉式之卒家無

餘貲惟圖書數千卷或勸置產陳夫人指以語諸子曰此汝父所謂墨莊也藏此足矣安事隴畝因教五子成名鄉里稱爲五君母爲墨莊夫人載國史及胡安定賢惠錄蓋其所以爲善之實不勝書而其因以得爲善之報歷宋元明如一日至今豔之子孫之官四方者皆節衣縮食必還墨莊之舊在揚則豐國監滁請徐競吳說各作篆楷書羅鄂州作豐國行錄滁子清之與朱子交作墨莊記在豫章則公是做公非攷尤著元吳草廬承朱子爲後記虞道園爲墨莊世譜跋楊鍊崖爲墨莊五詠余至豫章得三劉遺書其故址猶可攷也惟岳武穆言爲駙馬劉景曜書攷史祇有劉文彥年代不甚合然書無可疑者此則真能爲善及子孫矣公孫文子有言爲善無不報邴吉陰德夏侯勝知其當及子孫若別駕之克完

冢墓宜食報無窮他行事卽不盡聞固眉山所謂天定而可必者也夫史記李氏書樓吳氏西齋不應一無好善求如墨莊之源遠流長則延及數朝筆難綴述我於是獨以此爲雪枝頌也至於山林之清淑榱桷之爽塏卷軸之脩整校訂之精審姑置勿論第卽閣中所鈔計亦不下千卷就提要三千部七萬卷通覈除世閒常習不算外悉付梨棗約有幾誠得如別駕者百人則古書之流傳於世當何如而蒙

九重之賞賚又當何如然則今之爲陽城求集賢院吏以讀書者焉知異日不如皇甫謐何無忌之各給賜書就前事言之亦當不在鮑氏知不足齋二汪氏開萬樓振綺堂諸儒紳之下德旣發揚於外澤足被於後世遠企墨莊近同天一閣有以卜之矣辛丑八月

二田齋記

聞溪計氏曦伯既以詩鳴於時而又多積書籍以培其基閒好畫以陶鑄其性靈舊藏多沈石田惲南田真跡因以二田自號并名其所居之齋記之者衆矣庚子秋介硯農彙諸記丐文以識之余因思沈以高世之資辭榮處默雖當塗者役之不悔世亦熟聞之矣若惲子習知其家遜菴道生緒論嘗周旋於寧都魏叔子昆弟之閒丁改革託畫終老兩人蹟不同志無不同也畫雖清微抑其次矣然則曦伯亦弟取其品而已不然近善畫者不勝述山水如石谷花鳥如忘菴豈盡出兩宋畫院非儒者所宜措手客聞之而笑曰甚矣子之迂也夫畫盤礴暢意不拘繩墨興趣所到無適而非妙子獨不見夫古之好畫者歟趙彝齋周公謹固所稱愛畫者也一日

同游西湖各囊書畫以相評賞酒酣耳熱彝齋脫帽以酒晞髮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舟茂樹下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絕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又東坡喜作竹石愛畫甚至其出守錢唐日適晁以道爲宿州教授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挂特高不能及因累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三人亦古所謂好事者夫荆浩董源畫境非孤山一曲所能肖而子瞻至失腳於鍾隱絳雲在霄卷舒自得子乃欲以常情測之耶余既無以奪其說俯首頷之遂書以爲記至於琴書之潤花竹之繁既未躋其堂不能懸爲之說姑俟他日可也秋分後八日

墨溪俞氏臯園記

皋園者同里俞氏雲樓承先志之所築也俞之先自諸暨三
遷至墨溪之北小兜近二百載雍乾中翰飛可堂兩先生以
名諸生用儒學起家與吾張世有潘楊之睦憶幼時數至其
書種堂迨倦游歸則問渠君與余皆垂白暇復過從堂之東
有樓與先壟近日佳望旁蒔花竹以爲娛至則必登樓遠眺
相與道桑麻故舊之樂移晷不倦因述上世曾推舊宅與族
遂來此營祖墓今併卜生壙焉志欲拓此圃慮不貲也已而
捐館舍哲嗣雲樓乃次第脩舉旣築服延余過之仍從東偏
取徑過藕花仙館其北爲舊佳望樓樓前曰聽香閣循廊而
北轉東有堂焉南向前俯清池荷藻紛植曰誦我詩廬者誌
罔極也池之西南有亭東向由詩廬而過醉月亭曰承志堂
南與山相直以妥栗主迤東而南爲鹽廊廊與山卽近山有

臺面西曰白雲在望取狄公語啓戶則趨壟甚邇山之北嘉
木脩列栽花帖石極爲幽迴山有洞二拾級而上有亭翼然
曰陟望取詩人屺岵之意也引領東向則前兩世之塋與新
阡厯厯在目不過一牛鳴地環植檺櫃中老梅二高數丈花
時望之如雪蓋承祖父之志而成之者此也嘗讀韓詩外傳
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曾子曰孝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何其言之如一轍也夫
曾子孝高聖門而孟子但稱曰養志由是知祭義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養志卽羊棗飲食
及請與諸事古人實事求是初無有小大雖此冢堂冢構將
立德立功能外是歟至於林泉之勝十百於此者有之可勿
深論或曰三世風木昕夕展覲非其賢歟是又不然漢重廬

墓至晉不衰及北史爲孝行列傳幾於無墓不廬亦奚足爲
雲樓重以余所聞問渠君晚歲尤樂於爲善見婁人稚子靡
不得其意以去然則克其志有進於是者在園之名初但以
姓曰俞由韓詩之言事與之類謂之皋也亦可遂書以爲記
壬寅五月

北湖畫冊記

甲子秋歛汪秀才萊訪江都焦里堂孝廉於半九書塾因爲
北湖之游陶宏景性耽山水非澗谷不居謝康樂力造幽峻
豈紱簪能累濟勝有劉敞之具臥遊作宗炳之觀固亦有焉
若乃尹班綢繆於永夕裴王款曲於幽棲迅風凌雨而晨禽
不謬中林空谷則芳蘭自永攜勝引以盥心指良辰而旌性
友朋之際宏義有歸維時北風向晨湖水欲落蝸蟾歇樹蜻

蛎在堂桐引露而先凋草經霜而後素客乃挈長鬢之僕券
秃尾之驢過北湖主人之廬而款焉主人於是掃苔壇厥竹
屋拭烏几安麝牀琴緒旣終書味未畢種薑有奴織簾無婢
碾矐矐以開場散幪縹緜而巨牖筵有邱中之琴案多濠上之
帙張融乃牽船岸上方勻則泊宅村邊蝸牛十笏之居酸棗
一畝之館紅蓮之稻初春綠蟻之酒旣酌副寒瓜以自療折
疏麻以相慰致亦足樂也旣而露鶴警宵乾雉戒旦松檜不
飾主賓載游白茅蕭穆於芳洲冷鷺連拳於沙渚王摩詰藍
田之莊未馱茲游陸魯望松陵之舟以示此樂於是訪艾陵
於水經弔玉鈎於甌帝松林楓林之宮上雷下雷之岸秋山
如眉而笑人荻花將飛而作雪雖仲御之浮舟季鷹之命駕
方斯蔑矣爰乃憩息金沙虛求龍樹款青羊之宮叩白馬之

寺前朝之木千尋古壁之畫萬里參三十七品樽俎之師祛
九十六種藩籬之固而況弔東郭之墓田望北隴之丙舍殘
碑剔蘚則古藻染衣土窟尋落則寒花墜帽對白楊之蕭蕭
仰洪流而脈脈卯市散以方歸炊煙生而來止金張未足擬
其芳嵇呂未能喻其樂也夫磁石失度於曲鍼琥珀忘情於
腐芥梟鸞別卵莫能同羣薰蕕殊根豈足一器品物異區厥
有恒性此又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馮植綽正值劉惔恂能
髣髴也至於組織仁義琢磨道德商榷均次妙解高卑論九
執之會通酌三統之流衍顧應祥未足通其郵薛鳳祚無以
合其軌此又兩家之絕學非復世人之所窺矣休寧汪榮襄
既爲之圖孝廉復屬其友烏程張鑑記之嘉慶丙寅三月

苔川歸耨圖記

粵在旃蒙赤奮若之歲太僕寺卿龍塘戴先生以年近七十
深鑿苦縣止足之義循誦疏傳不辱之言稽乎典禮則老而
懸車攷之史冊非習爲蜚遞吹笙樓上陶宏景以藥裹隨身
織簾山中沈麟士之著書適志樂餘閒也遂初服也於是脂
輪言歸抽簪告別放盧溝一葉之舫券博士三紙之驢江東
季鷹先菹鱸而心痾吳中魯望思杞菊以神棲高風逸軌遐
哉渺矣若乃松竹未荒煙霞無恙少周瑜道南之宅有管寧
郡北之廬蟹斲魚牀日焉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止水無
波商陰峻餐芝之氣介圭不飾穎陽振飲河之談有可述焉
爾乃扃苔徑拂芝塵拓三弓量十笏花號長卿藤名蔭子杏
實六出柿兼八稜摘長頸之寒匏采連珠之細菌譜農桑於
汜勝尋種藝於秦餘傲岸泉石咀嚼文義不亦遠歟而況雪

溪作館嬰蘭名堂家種水田戶收秬稻午趁包荷之飯朝停
焙竈之茶魏喬卿則耕耰交營李孟元乃紡績自給蓋古之
賢達事有同於今者先生於是戴夫須之笠曳常春之裾跨
獨角之牛乘兩頭之鹿攜鶴頸鴨背之鍤挈缺脣折腳之嬰
王褒之僮可種薑陳壽之婢或丸藥或賦藍而遠比臺卿亦
沒蒿而尚疑仲蔚雖託與於老農彌怡情於石隱豈直羅舍
宅外自有幽蘭數叢陶潛屋邊兼植垂楊五樹斯先生苕川
歸耨圖之所爲作也若乃少涉詞場長雄文苑顏高之弓六
鈞養由之矢七徹蕭比部則魁梧秉哲顏御史乃慷慨鳴騶
樹東國之人倫厲南臺之風節此又銀管所昭職之柱史汗
青有自羅及口碑清識難尙宏義攸歸至於櫻情紱統宅心
脂膏迨氣阻於菌松乃神傷於槿葦違知命之訓無自得之
樂知者所譏達人弗躓以此例彼要可覩矣爰承先生之屬
而爲之記

繫艇訪碑圖記

金石之學至今時而極盛要其歸不過祖宋歐趙洪三家之
緒踵事而增華尔若青浦王氏則總千古而列之其失也雜
陽湖孫氏則包海濫而舉之其失也疎曩在武林值蘭泉司
寇主講敷文走謁之得識姜怡亭陶鳧香錢同人諸君皆司
寇引以脩萃編者其後交同人得纂修崖略則非一手所成
故中有牴牾處莫可掩也已而分纂鹽法志與同年邵子華
同局子華係二雲學士子能世其家學爲余言學士在四庫
館時曾續脩三通禮部檄取天下金石文搨以繼夾漈十略
之後其檔案具在當日文苑不能盡讀也因鈔其錄日以歸

卽今淵如觀察訪碑錄之藍本余每麓以歷所游之地其罣漏多矣然則後之成書者宜有以自處矣道光庚子楓涇程子蘭川遣介持書幣丐畫繫艇訪碑圖并索爲記王微善病以紓其好古之懷辭不獲命則又起而喟曰如程子者亦庶幾免於二者之弊歟夫訪碑而親履其地則疎於何有且能手摹其文則襍亦無自以入昔明之季陝有郭嗣伯者著金石史其標致精矣又有盤屋趙子函尤善搜剔著石墨鐫華其訪古游記載親入中南九嶷及城南諸勝皆贏糧束馬披榛芳躡荒僻不憚椎鑿而得之故能駕弇州南濠而上卽嗣伯醴泉銘涼國公主碑率引以爲證知其言之不妄也今南方旣與關中殊趣彼便於輪蹏者以陸也若秀州環境無一山則假舟楫必侈或曰用舟楫其視陸宜易乎予曰是又不

然西北土燥故碑材不泐昭陵石馬陪葬衣冠霑布星羅一企卽獲稽趙氏所記不踰月而徧中古刻十得八九如東南列郡土溽民稠破冢神林藏匿甚固非鈎深致遠往往放失難以網羅此則舟楫之爲用實利濟焉或孤篷獨往或結纒徐行野廡花邨江城水郭瓊槌易狎紙墨可商露纂雪鈔煙餐波宿過時不害嘗讀王復齋鍾鼎款識其摹拓洵不失銖黍然不若劉原甫之記先秦古器并其形象而圖之也洪氏隸續貌漢碣之穿額畫武梁之物像美矣又何如牛運震金石圖每得一碑截歸尺幅必具小石如燈影蘭亭縮入玉枕是故沙蝕苔斑龜趺螭首靡不肖此又石墨之別例竹素之新規余畫不足存惜孱老不克襍被都籃作浮家汎宅相從於百城煙水以圖寫其萬一聞褚峻之風不禁神往又奚

疎雜之足虞乎

小滄浪銷夏圖記

自唐人倡何以消煩暑後之相沿襲者至不可枚數其實執柯伐柯非詩不足銷夏也聞溪計子二田因朋友雅集就居近古刹結小滄浪詩社繪圖徵四方文翰冀張其說余方賦蘆涇雜事得識小滄浪之名兩見之於畫大約僧寮幽迥水木清華無甚靈區奧宅足資憑眺雖然有詩焉卽古人無以加矣夫宇宙何地不可銷夏今古何人不宜雅集宋西園以王晉卿豪華李伯時煙墨一時如蘇黃秦米皆魁碩偉人而無詩宜見稱之屈也上而蘭亭有詩矣又得墨皇法書照耀千古然蕭選弗及後人索斑吹垢不知世說言右軍得人以楔序方金谷園集甚爲喜色由是引而金谷季倫之文黃門

之詩其時送大將軍王詡還長安不過三十人後世史家至豔之爲傾國出餞非詩文之極致歟雖有南皮河朔歎觀止矣是則小滄浪於世雖太倉一稊米用以自豪可也且晉卿西園不著其地蘭亭余嘗游焉曲水在僧廬後釋子平其坡鑿石爲渠引流環繞給爲晉人列坐之次令人齒冷若梓澤唐世已邱墟今人於水經注髣髴其一二非詩何以昭一時之勝踐與題襟之清適哉又聞二田不特豪於詩卽收藏甚夥國初孫退谷爲消夏記高澹人爲銷夏錄乃不以彼而以此其高出前人遠矣夫滄浪一孺子歌爾夫子取之屈子廊道元遂競相稱引人豈可自限雖滄浪何以小爲待諸君子分韻之詩出爲文苑添一嘉話跋余望之庚子九月

竹深讀書圖記

爛溪之濱有能讀祖父書者曰俞子桐伯辛丑秋介其師張君容甫以竹深讀書圖求畫與記因思古蔣詡陶潛皆有三徑而篤志好脩又若藉求仲羊仲周續之劉遺民爲之助書言當不誣也爰模範山水以肖其靜適之趣翌日復以其先執所作書舍兩記來一卽容甫尊甫鱸江先生一則張解元鐵甫皆舊館其家者也畫不必盡同竹樹榮悴有定也實無定不足虞也畫所不能到師友周旋無定也實有定有可述也余家去爛溪裁卅里然未嘗經其地躋其堂也曩聞溪有周氏好客康熙初戴耘野寓其家王曉闇鈕玉樵潘稼堂過之酒次戴舉令以席間物爲問不及者飲因拈蠶豆問鈕名以形邪名以時邪又指雞卵問王雞先卵乎卵先雞乎對各洽理趣已問潘去年今日是何物潘系力田弟曉闇高足應曰已酉廿一日乃醋也相與大笑然則師固賢得民直諒多聞非友助與俞之先能葉曉闇遺書鄉聞必熟矣今容甫不爲記俾不佞繼之余滋媿焉雖然異日者倘從諸友詣容甫謾聞調言得附他山未可知也桐伯歸坐水石閒展烏皮几拓蠶殼窗鸞尾交前空翠欲滴出此圖誦前後記或憬然悟迨然思古人不難到則余言當亦不誣也

秋宵跨鶴圖記

前身之說記載多矣唯春渚紀聞東坡與山谷見清老清謂山谷前身是一女子自後親刻石書其事因記晉興寧中羣仙降金壇楊羲家如青娥萼綠華何不聞一人淪謫明人指眞誥卽今扶鸞是說也嘗信而疑之吾邑蔡氏從德清分派者雙林其著也公子康伯年少秀眉豐頰朗朗如玉山照人

一日游棲靈之館恍與仙遇仙曰子前身蕊珠宮一香案史也頗憶之否康伯愕然自是當長松白石皓月清風輒思控胎禽作冲舉想壬寅秋以事寓潯偕余友王澹霞過冬青館述其事余曰遠者不必徵無已就君家言之昔至東華見生甫閣學頽然老嫗也前身爲同里某姥其舊居門闔梯桄皆可辨索夜則服職冥府或言其初入官諸同年會一廣坐有相狎且相謗者歸謂人曰某墓碣他日尙須某作何爭爲已而果然後余館吳門閣學過吳輒謁其同年今相國潘公相國退告余生甫來必問子余因欲以身世詢之然不果也此非君家已事歟翌日介澹霞以圖來索文夫以康伯之才山谷生甫不敢意擬憶唐曹堯賓句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欲不爲心醉不可得矣如曰汝姑忘言吾姑忘聽

則亦不必強同也遂書爲記以詒之

澤存樓藏書後記

余作秀水計氏藏書記踰十年曦伯奉其母沈太孺人諱郵行略及所購誌銘石刻來乞文固辭不獲命伏讀再四按略惟訓以屏浮華慎交游購書籍延師儒爲督課諸孫計則固有與吾前墨莊之言相印合焉夫今之操彤瑄以紀內則者不過曰治家能相夫子操內政能逮下卽失所天繼述前人輔幼弱能不忘事以紓其積如是止爾有進於是者未之聞也今曦伯自十餘齡失怙家事一稟承於太孺人而太孺人持躬處物其操作則有若鮑母桓之勤也其資生則有若陶母湛之能也其秉正則有若蘇母程之清也卽知誼折蓼亦不過如古所稱豈更能度越前載而爲庸中之佼佼鐵中之

錚錚者吾益自茲而益憬然於其庭誥矣今夫賢淑之資仁智之術世或不乏唯狃於米鹽凌襍則雖傾筐倒篋以濟鄉黨之窮截髮剝薦以佐井臼之缺人爭頌之至於慈被後昆澤昭來裔不必明有所不逮而局於耳目所濡則亦就耳目所習而已此不可以古誼繩之也太孺人則異是自余前十年所記閱時既久其部裘之精且富宜過於舊茲且不論嘗稽古昔姆教有能以詩書勸子孫者如云自吾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不替未爲不篤也然未有如新喻磨勘司劉式之妻陳之節衣縮食俾治墨莊以流徽千載者也墨莊之傳予嘗作攷以詳其事今撮太略於此式之沒家無餘貲有書數千卷或勸罄所蓄置產爲久遠計陳指書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勤此足矣安事隴

畝爲諸子習學一有所怠卽不食由是五子皆樹立爲卿監郎官羅鄂州爲作行錄而胡安定誌其賢惠余故每爲人作藏書記未嘗不斷斷其家世而於此輒深致意也迨後朱子與其裔澄交又作後記一時如吳草廬虞道園楊廉夫相續操觚斯亦榮矣然則過此以往必謂能以遺經教授生徒而後足光前列詒後嗣宇宙寧復有偶卽以此數萬卷俾子若孫爲忠爲孝古今入聖賢之域有不自經籍始哉且余六十年歲以前游蹟徧東南而託足之區高明之家率多網羅放失汗牛充棟固無足異卽往來羈旅一二朋舊傭經講學多有若斯者迨其後風鐙石火撒焉灰燼其故何也必先有不能爲之主持定識定力如計氏於是益欽太孺人之坦坦施施排擯衆論直超出尋常萬萬斯克成此偉觀今於其終也尤

願曦伯懋益加懋以綿厥緒故不敢蹈常襲故徒侈閨門之
談而獨以藏書爲遠到且諸孫六人蜚聲庠序者已見其二
自此聯步以升爲劉氏不遠矣用竊附朱子諸賢之末爲後
記以補前文所未備云爾

徐侯齋先生畫像記

道光乙巳冬吳郡諸君子脩澗上祠堂吾友王硯農與斯役
歸過余言近訪得先生舊象將刻而陷諸壁願爲之記因念
祠創自潘氏徐山民趙靜菴重修皆有授受淵源今硯農於
趙爲舅氏而潘徐亦世交是則諸君子奔走恐後直皆先生
異世之交友也天下之達道五君父外友居其一先生清操
亮節追逢薛而侶夷齊嗚嗚乎尙矣唯先生友後世者無窮
而生前之友或未盡知也茲配食祠中者一吳佩遠爲文靖

女夫出奇計脫徐闇公於海上一戴南枝則戴山弟子賣分
書營馬鬣封於青芝全謝山嘗言之不知不僅此也尊而師
門則葉聖野朱節孝鄭桐庵而方外退翁輩不與焉親而交
游則鄭三山葛瑞五楊震伯張蒼眉萬年少姜如須張大圓
李灌溪而

昭代潛庵輩不與焉皆見余史補悉數之不能終也夫下交
者道廣如此則上交者友天下爲未足而尙論古人諸君子
之自待亦不薄矣炙言論於硯山與仰音暉於澗上無二致
也東坡有言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之堅俄而變壞則茲
刻將祠賴象歟抑象託祠歟皆不可知亦聽後之在朝在野
者相與其式瞻之而已矣丙午二月

楓溪程君耐葬墓記

楓溪擁巖程君卒十載季子文榮將於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壬辰合祔其考妣於嘉興縣之南城浜祖塋遵治命也且以存日嘗詔之曰祖塋地隘吾兩妾不克容無祔可也誌之勿敢失文榮治金石學有年有所得將刊其所撰帖攷帖釋伏念佩過庭之訓旣不獲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萬一日月不居失今不言則罪戾滋大當著其所自俾昭示來裔屬有疾介友王硯農持行略來謁文時乙巳冬也今年三月復遣使至請益堅重違其志按略君諱廷獻字書城擁巖其號也父仁齋贈公潛德不曜上世自周宣王時伯休甫以諸侯入爲司馬遂氏以邑昔宋司馬溫公自謂與程同宗有以也世居長安迨東晉新安太守名元譚者徙黃墩是爲南遷始祖五世至化修始由休寧方溪里遷嘉善楓涇鎮爲今籍君弱不

好弄見者目爲偉器以贈公春秋高不能終舉業亦不喜詞章以樸學輯古佚書帝王世紀三輔決錄凡十餘種舊居瓶麓藏書甚富得舊鈔北堂書鈔與明世所行海虞陳氏校補者大異復感發輯子部六書較蒼頡字林搜羅尤備視近孫任兩家不啻有積薪之歎焉性純篤以孝友聞頗尚節概六親以事告者必盡委曲任勞怨無所辭道光十五年正月辛丑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六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加二級配王宜人造賀孺人方安人子五長文柏邑庠生出嗣次文杞嘉慶己卯舉人次文樂次文棟布政司理問今文樂文棟亦卒季卽文榮候選府通判余曰君達於禮者也高曾祖兩世葬事皆一身獨任之復以兩從曾祖叔祖妣祔則追遠之道講之素矣妾不合葬小戴以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同故

禮記妾附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申之曰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無妾祖姑者易牲
而祔於女君可也今墓大夫族葬不可攷大小宗法失則昭
穆亦非古妾祔以昭穆古禮有明證則別葬何疑君又嘗築
丙舍合族人以祀其春秋故處身井井如此吁遠矣茲特記
其可書者而文榮之學所自來亦可見矣丙午三月



